

The Game Hypnosis

催眠游戏

序章

三桩匪夷所思的案件

Case 1



时间：2013年6月22日 16:15

地点：T市公安局

“什么？火车出轨？你是说火车出轨了？油罐车爆炸？现场火势难以控制？伤亡情况不明……请慢点说！具体地点？……”

一个犹如深水炸弹般的信息，钻进了110接线员的脑袋，爆裂开来。

这俨然成为T市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日！

……

时间：2013年6月22日 16:15

地点：T市东区火车沿线

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，十多辆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闪烁着红色的光芒，发出各自的悲鸣声，拥堵在铁道线的一侧，这样的场面在T市的历史上实属罕见。公务员们抱着忐忑的心情快步走下车，警惕地搜索着周围的“危险火苗”……

对比这种紧张气氛的却是现场超乎寻常的静默！没有火情，没有伤亡，甚至没有一辆火车经过。

这样的大动作打乱了穿行在铁道线两旁的车辆和行人的节奏，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盯着脸色肃然的警察、消防员和医生。时间和空气似

乎在所有人的面面相觑中凝结了几秒钟，这几秒钟让每个人的心脏和表情都骤停了下来。红、蓝两色的灯光闪烁着，更像是在讽刺现场的尴尬气氛。

刑警队长胡玉言终于明白了当下的状况，将手重重地砸在了警车的车门上。

几十个公务人员和医生也都在这一刻意识到，这是一场恶作剧。不，压根就是一场浪费国家资源的骗局。随后，到场人员爆发出了怨恨的咒骂声。

这段铁路即将在明年停止使用，为了节约费用，没有安装任何摄像装置，防护杆会接受火车信号自动落下，不需人工，所以根本找不到任何方式及时确认现场状况。再加上报案人分别给各个援助部门打了电话，言辞恳切，所有人都相信了事态的严重程度！这样的“恶作剧”可谓是处心积虑。

“这简直就是犯罪！谎报警情！谎报危情！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！”警员中已然有人发誓要抓住这个家伙，让他体会一下看守所饭菜的滋味。随后，被堵在警车周围的汽车开始鸣笛，抗议公务车辆占用了火车通道，现场顿时陷入了混乱。

这样的混乱也只持续了几十秒钟，事件就又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

先是一阵叮叮的铃声响起。每天这个时间，铁道旁的警铃都会响起，像是孩子们期待的下课铃一样准时。

“有火车开过来，请大家不要争道抢行！”铁道两旁的栏杆随之放下，将铁道正式划定为“危险区域”。

伴随着火车的鸣笛和巨大的轧击声，一辆火车从弯道的尽头缓缓出现。

刚刚还紧绷脑筋的人们，绝大部分已经放松了心情，认为火车通过后，大家就可以离开了，至于如何追究那个可恶的说谎者，那是警方该关心的事了。

只有一个人例外。胡玉言警惕地环顾着四周，他看到在铁道的另外一侧的道边，停着一辆油罐车，而驾驶室空无一人。

这辆车是什么时候停在这儿的？胡玉言紧皱着眉头，心里顿时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

作为T市警界的骄傲，胡玉言的每个判断几乎都会牵动警界高层的神经，甚至他毫无根据的预感都能赢得大多数警员的信服。

“这怎么和报案人的描述如此相似呢？难不成……”胡玉言脑海中的不安正在迅速膨胀着，但他这次预感来得实在有些晚了。

火车开始出现了诡异的噪音，发出一种酷似生锈齿轮咬合时的刺耳声音，让人觉得越来越不舒服，随后便是如山崩地裂般的巨大噪音传到了大家的耳朵里，悲剧开幕了。

火车拖着摩擦出来的巨大火花冲出了铁轨，像是出笼野兽一样，撞碎了防护栏，冲进了人群，开始“撕咬”毫无防备的人类。叫声、哭声、呐喊声顿时从各个角落传了出来。

整列火车已经完全倾覆，但“怪兽”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吞噬着生命的同时，它又朝着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卡车冲了过去。

是那辆油罐车！

碰撞！

爆炸！

火蛇！

天被映成了红色，铁路两旁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！

……

时间：2013年6月22日 16:20

地点：T市东区火车沿线

火车出轨、爆炸、火情、伤亡，一切都如报警信息一样，准确无误。只不过，这竟然是一次灾难预告，但是报警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会发生呢？还有，他又是谁呢？那辆油罐车是被故意放置在那个位置的吗……

胡玉言感觉自己的右臂已经无法动弹，但是大脑还在不停地运

转。接连的巨大爆炸声把他从思维的边缘拉了回来，他意识到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救人！

Case 2



时间：2013年6月23日8:15

地点：T市东区域郊某高级别墅内

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钻进屋中，折射在满屋的“大马士革”壁纸上，显得格外鲜艳。

别墅卧室的装修高档大气，欧式风格的壁纸、家具，配上水晶灯具，简直像欧洲往昔的皇宫一样金碧辉煌、光彩夺目。

在这间彰显主人品位的卧室正中，挂着一幅巨大的结婚照，照片中的妻子穿着白色的婚纱，显得美丽动人，她灿烂的笑容洋溢出了幸福的味道。丈夫站在妻子的旁边，双手扶着她的肩膀，眼神中像是在憧憬着婚后美好的生活。虽然这张照片已经在岁月的摩挲下“苍老”了一些，但依旧是这间屋子乃至这幢别墅中最标志性的物件。

照片中的男人此时正裸露着上身，背靠在床头，用遥控器调控着电视频道。

但是翻来覆去，每个台都是昨日火车出轨惨剧的报道，这让他的眉头紧锁，一股压抑之感袭上了心头，最后他干脆关掉了电视。

电视的声音并没有影响到妻子的睡眠，男人见妻子还蜷缩在床的一边，脸庞犹如婴儿般可爱，便凑上前去在她的额头亲了一下。

回忆起昨晚的动情，男人心满意足地笑了笑。今天是周日，本可以睡懒觉的日子，男人却一时兴起，将妻子搂入怀中，企图重温昨晚的缠绵。

妻子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男人本以为她会回报给他一个深深的吻，但他等来的不是妻子的吻，而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
“你是谁？对本宫做了什么？”妻子满脸怒容，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将被子拉到胸口之上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恐。

男人本以为这是妻子故意制造的一些小情趣，调皮的妻子常常会用各种撒娇的方式难为自己——突然装作生气，和自己一番厮打后，又转怒为喜——这样的伎俩，男人早已司空见惯。但他摸了摸火辣辣的右脸，又觉得不太对劲，这好像和之前的嬉闹不太一样。

“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还本宫？电视剧看多了吧。”男人捂着火辣辣的左脸说道。

“休要过来！本宫这是在哪里？你对本宫到底做了什么？”妻子将被子拉得更高了，几乎要把脸全部遮住。

“我对你做了什么？你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？”面对玩得过火的妻子，男人一边揉着脸，一边半怒半劝，伸手去拉妻子的被子，没料想，自己的小腹突然一紧，紧接着就全身倾斜，原来已经被妻子一顿乱踹，踢下了床。男人的头磕在床头柜上，桌子上的东西一齐掉了下来，有几个物件叮叮咚咚砸在男人的头上，虽然不是重物，却彻底激怒了他。

屋中的变故惊动了门外的人，门被推开了，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穿着睡衣，右手抱着洋娃娃站在门口，左手揉着眼睛。

“妈妈！”女孩的声音像天使般甜美。

女人的脸却像是受到诅咒一样，僵硬起来，“妈妈？什么妈妈？是叫本宫吗？”

“你疯了吗？跟我玩儿玩儿也就算了，连女儿都要玩儿吗？行了，行了，别玩了！”男人捂着肚子缓缓爬上了床，又要去拉女人的被子。

“本宫只有一个孩子，是四皇子，本宫从来没有女儿！大胆刁民，

快给本宫退下！退下！来人呀，给本宫拿下这个恶徒！”妻子已经无法忍受男人的进攻，吼叫着扑向了男人。两个人厮打在了一起。

“战斗”很快分出了胜负，只听男人一声惨叫，血滴答滴答落了下来，溅在床上，把床单染红了一大片。

小女孩被吓哭了，她年龄虽小，却也知道，这不是父母在吵架，他们平时即便吵得再凶，只要自己出现，他们都会转怒为笑，哄自己开心。

此时父亲捂着脸，痛得在床上打滚，他的右耳被咬掉了，血从他的指缝里不断渗出。而她眼前的母亲嘴里淌着鲜血，双眼却怒视着她。

那不是妈妈！小女孩确认。妈妈从来不会用这样恐怖的眼神看着自己，可是那不是妈妈又是谁呢？每天晚上哄着自己睡觉的不就是这个人吗？

小女孩扔下洋娃娃就往外跑。

“本宫这是在哪里？来人哪！快来救本宫！皇上救命啊！”女孩的背后响起一个女人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声。

.....

时间：2013年6月23日 10:15

地点：T市公安局刑警大队

“听说受害人是我市著名的富商郑座卿，中央银行的电脑系统都是他公司提供的。中央银行防卫系统的设计师，又有钱，又有才，你说女人是不是都爱嫁这样的男人？”副队长王勇在警队中一直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，他总爱说些无关痛痒的话，就像是《福尔摩斯》中的华生一样。不过他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作为警队的“老人儿”，起到了精神领袖的作用。

“他老婆也很有名呀。谭晓秋，是我市市立大学的著名历史学

者。”邢振誉是T市刑警队的后起之秀，作为一名优秀的探员，入行后很快就成了胡玉言最为倚重的助手。他有些没大没小，总爱挑王勇话中的漏洞，找点麻烦，取乐大家。两个人是刑警队的“冤家对头”。

“搞历史的？娶这样的老婆多无聊啊！我老婆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估计我早就郁闷死了。”

“等你娶着老婆再说吧。”邢振誉说完冷笑了一声。

“那个疯女人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审讯啊？”王勇丝毫没有听出邢振誉在拿自己开心，他似乎很关心富商的老婆。

“你不是说搞历史的女人无聊吗？干嘛这么想审讯啊？”邢振誉不屑一顾地说道。

“少废话！快说人在哪儿？”王勇是个急脾气，急了便开骂，除了胡玉言，他谁都敢骂。

邢振誉也知道他的脾气，对于王勇的追问有些不耐烦，只好答道：“现在在精神病院呢！估计要住一阵了，到现在她都说自己是什么皇后，神志不清，像是中邪了。”

“你说昨天是‘火车脱轨大爆炸’，今天又来了一个被‘鬼附身’的老婆咬掉了耳朵的千万富豪，我说小邢，你猜猜，这两个新闻今天哪个能上报纸头条？”王勇丝毫没有把邢振誉的奚落放在心上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和他“套近乎”。

“这两件事想上头条恐怕没那么容易了，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要加入头条大战了。”胡玉言一步跨入了办公室，打断了两个人的对话，他的右臂打着夹板，缠着绷带，显然伤势不轻。

“胡队，你胳膊还没好呢，怎么就出院了？”邢振誉关心地问道。

胡玉言摆了摆还能活动的左手，“我没事，但国展中心出大事了，所有待命警员做好准备，出发！”

Case 3



时间：2013年6月23日 10:00

地点：T市国家展览中心

为了筹备歌星小芸的歌迷见面会，娱乐公司可谓煞费苦心。舞台搭建、灯光舞美、桁架设计、麦标、明星海报、VIP厅拍照，都堪称完美，连台阶下的红地毯，都铺设了将近三十多米。

主办方请来了全国首屈一指的“光头名嘴”主持歌迷会，不仅如此，到场助阵的嘉宾也都大有来头，这使得现场气氛异常活跃。

小芸穿着色泽光鲜的红色连衣裙，裸露着白嫩的大腿，头上斜戴着一顶白色的时尚小帽，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，频频朝歌迷挥手致意。照相机的闪光灯和快门声就没有间断过。

在现场，小芸演唱了自己的新歌《那样的你》。她的声线辨识度很高，具有一种让人一听难忘的魔力，再加上少有的高音域，这几年她能在歌坛迅速蹿红，绝非偶然。

几乎是瞬间，歌迷见面会的气氛沸腾到了顶点。歌迷们呼喊着小芸的名字，现场处于疯狂的状态中……这一切都源自娱乐公司成功的策划。

娱乐公司从来不会做赔本的买卖，虽然小芸只是个出道不到两年的小歌星，但已经拥有了不计其数的粉丝，足见其市场潜力巨大，所以他们才肯花大价钱包装小芸。

马上就要进入见面会的最后一个环节，这也是任何明星都最为耀眼的时刻，那就是走过红地毯，接受粉丝们的尖叫声。

根据导演的要求，小芸会一边走在红地毯上，一边接受歌迷的握手，并给歌迷签名。

但这样的时刻，往往也是最为危险的时刻，因为总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男人，趁机占女明星的便宜。所以，娱乐公司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，十几个训练有素的保安就跟在小芸左右，以应付随时伸出来的“咸猪手”。

但，罪恶之手还是伸了出来。

凶徒拧开了玻璃瓶的瓶盖，刺激性的气味马上挥发了出来，比气味还要重的是一股深深的恶意。但是这一切却被现场的气氛压盖住了，谁也没有在意。

当小芸走到一个歌迷的面前，准备为她签名的时候，她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凶徒行凶的最佳位置。

保安第一时间嗅到了危险的气味，但是却依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，一整瓶硫酸不偏不倚地泼在了小芸的右脸上，近乎于绝望的惨叫声，让人一下子凉透了脊背。

几个歌迷的背部也受到了强酸喷溅的伤害，虽说受伤不轻，但是看到小芸痛苦扭曲的模样，他们根本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，只顾着尖叫。

凶徒并未做反抗，在被保安压制在身下的那一刻，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。

硫酸毁掉了一个女歌手的脸，也就毁掉了一个歌手的前途，更毁掉了一个少女的青春。

.....

时间：2013年6月23日 19:15

地点：T市看守所

“你在众目睽睽下犯罪，还想抵赖吗？”警方的审问已经进入了白

热化，眼前的犯罪嫌疑人却还是一口咬定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
“警官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！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！我本来是要去进货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。”一个光头中年人坐在椅子上，双手颤抖着。

“你别狡辩，这个瓶子你认识吗？”警官拿起一个玻璃瓶，放在了嫌疑人的眼前。

嫌疑人狠狠地摇了摇头。

“现场有几百人看到，你把这瓶子里的硫酸泼到了那个女歌星的脸上，你到现在还不承认吗？听好了，现在已经不是确认不确认你是否犯罪的问题了，我们现在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警官严厉的语气，并没有让犯罪嫌疑人胆怯。

“对啊！警官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根本不认识你说的什么歌星，我干吗要泼硫酸？我干吗要泼硫酸啊？”嫌疑人像是恍然大悟，站起来手舞足蹈，激动地开始大吵大闹。

“坐下！你给我坐下！”负责审讯的警官见嫌疑人歇斯底里地吼叫，一时慌了神。

站在嫌疑人后的狱警迅速站到嫌疑人的前面，使尽全身力气，把他又按回到了座位上。

此时，一个手缠着绷带的警官推开了审讯室的门，向两名审讯的警官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们暂停审讯。

.....

时间：2013年6月23日21:15

地点：T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

“您听说过肯尼迪被刺案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统被刺，林肯和肯尼迪嘛。”

“肯尼迪刺杀案的凶手当场被捕，但整个案件到现在都是一个谜，

美国警方一直没有查到这个阴谋的幕后主使是谁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案子和肯尼迪被刺案很像。”

“你是说，凶手不是那个泼硫酸的人？”

“是他。但是经过调查，我们没有查到凶手和被害人有丝毫的联系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作案动机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可能是被人利用了。”

“利用了？你是说有人雇凶伤人？”

“您听说过催眠杀人吗？”

“催眠杀人？你是说犯罪嫌疑人被人催眠了，精神上被遥控去泼了那个女明星硫酸？天方夜谭吧！如果真如你所说，这在我市，不，在全国恐怕都是首例啊！”

“不是首例。近期发生的三起案件，我怀疑都是有人在利用催眠术作怪。”

这就是那一天，刑警队长胡玉言和局长张涛间短暂的对话。这三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，也从这一刻起，由于胡玉言提出的催眠术这个假设，变得神秘且复杂起来。

The Game Hypnosis

催眠游戏

第一章

令人眩晕的心理诊所

Part 1



时间：2013年6月24日

地点：T市看守所

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事情有因才有果。胡玉言一直坚信这一点。

在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大肆渲染“火车出轨”“皇后附身”和“梦游泼硫酸”如何诡异的时候，胡玉言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极为理性地思考着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。

在T市这样的县级市，两天内连续发生了三起不可思议的事件，这难道是偶然吗？

他是最早将这三起案件和催眠术联系在一起的人，缘由是他曾经读过的一本英文书。

胡玉言除了抽烟外，读书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爱好。他曾经在旧书店无意中翻到过一本介绍催眠术的书，这本书是英文原版，所以很少有人触碰。胡玉言非常喜欢阅读原版的英文小说，平时坚持下来的英文阅读习惯，让他的英文水平也越来越高，阅读英文书籍也就成了他获取更多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
书中有一篇文章曾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，是有关肯尼迪被刺案和催眠术的介绍。

罗伯特·肯尼迪正在竞选美国总统，那天他来到洛杉矶的大使旅馆，准备在那儿召开一个新闻会，对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者

进行答谢演讲。然而当肯尼迪在众人陪伴下经过大使旅馆的餐具室时，一个黑瘦的青年突然从一个盘子架后面冒了出来，举枪便射。肯尼迪的助手和旅馆雇员一拥而上，将枪手制服，但肯尼迪已经倒在了血泊中。

刺杀者叫瑟罕。

在警方的审讯中，瑟罕坚称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。他声称自己只记得被一个想喝咖啡的女孩引进一个黑暗的地方，然后就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。

美国国防部一些催眠专家和精神病学家相信瑟罕是一名“遭受了催眠的刺客”。由于瑟罕很快也被暗杀，致使案件成了一个谜。

这段记录，深深地印在了胡玉言的脑袋里。正是这段记忆，让胡玉言迅速联想到了这和当下的案件非常相像。

朝女歌星泼硫酸的那名凶犯会不会也被催眠了？这是他在这三起案件环立的“思维围墙”之下，寻到的唯一突破口。

当然，做出这样的判断，并非只是嫌疑人一口咬定行凶时自己失去了意识，胡玉言也早已派人做了一番细致的调查。

嫌疑人叫廖杰，40岁，经营着一家小超市，收入尚可。他家庭和睦，与妻子一起侍奉老母，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，刚刚结束高考，正准备填报志愿。廖杰没有任何不良嗜好，烟酒不沾，每日回家过夜，从来没有夜不归宿等行为。

所有证据都显示，廖杰是个生活极其规律的人，和歌星小芸毫无瓜葛。胡玉言甚至还调查了廖杰儿子的追星记录，发现这个孩子虽然也有几个喜欢的歌星，但绝对没到痴迷的程度，而且由于高考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或是听歌了。

胡玉言又询问廖杰，他在失去意识前，最后的记忆是什么？

“我记得我去给商店上货的时候，遇到有个人说要帮忙，我就跟着去了，结果我被带到了一间屋子里，后面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“找你帮忙的人是谁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男人还是女人总该记得吧？”

“我真的不记得了。”廖杰眼神木然，使劲摇晃着脑袋。

“你被带到了什么样的屋子，还有印象吗？”

廖杰用手捶着头，他知道现在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，脑中的每一片记忆，都可能成为证明自己清白的救命稻草。这是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，必须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屋子的墙上有一幅画像！”

“画像？谁的？”

“我不认识，是个外国人。”

“还能再具体点吗？”

“是个老人，但很精神。穿着西装，脸瘦长，头发谢顶了，留着白色的胡子，表情很凝重的样子。”很显然，廖杰的记忆力很好，他的失忆另有原因。

胡玉言摇了摇头，这样的线索还是太模糊了，他只好请来了警队里的肖像画师，试图通过廖杰的描述，将画像还原。

不过，胡玉言对这条线索还是非常关注的，因为廖杰连带他进入房间的人都想不起来，却对一幅画像印象如此深刻，可见这幅画像一定具有某些特别的意义。

还有一条线索就是那瓶硫酸。在当下中国，想搞到这样的腐蚀性药品并不容易，很多生产型企业购买都需要非常严格的审批手续。一个小超市的老板能轻易将这样的危险品搞到手吗？所以，他已经派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去黑市跟进硫酸这条线，只可惜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线索。

至于“火车出轨”和“皇后附身”这两起事件，胡玉言还没有清晰的思路，但是他隐约觉得这三起看似不相关的案件，是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，而连接这几起事件的丝线，可能就操控在一个“邪恶催眠师”的手中。也许他此时正躲藏在黑暗中，瑟瑟坏笑。

欲速则不达。由于两起事件的当事人都还在惊慌之中，这时候展

开调查是不明智的，更不可能有任何进展。

但是还是那句话，有因才有果，如果是同一人所为，干吗要制造这三起毫不相关的事件呢？胡玉言的心里也一直在犯嘀咕。

此刻，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走访一个人。在T市，有关催眠术的问题，恐怕也只有这个人能给出让自己信服的答案。

Part 2

时间：2013年6月24日 15:30

地点：T市市立大学心理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

“胡队长，你可真是稀客。”房间的主人是五十多岁的长者，脸庞白净，额头皱纹披露出他深似海般的阅历，这让人足以信服他的言行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，总是有事才来。”胡玉言一身便装，走进屋门才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，不像上门向人求教的模样，故他的脸上难掩些许羞愧之情，“您看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每次都想着给您买点什么，可每次都匆匆地忘了。”

“哈哈，胡队长，不要客气了。”长者丝毫没有介意，将胡玉言让进了屋子中，他随即打开自己身后的柜门，拿出上等的龙井茶。

每次到这间办公室来，泡功夫茶都是这位长者招待这位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”的刑警队长必不可少的环节。他烧开水，泡好茶，将第一遍茶水倒掉后，才将茶海上摆放的几盏小茶杯依次斟满。

胡玉言也不客气，一口气猛饮几盏茶来解渴。